



七号公路上的秘密

牛

一 写

七号公路上的秘密

牛 一·写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济南

七号公路上的秘密

车 一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8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3301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 1/4·字数 23,000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 T 10099·836

定 价: (5) 0.11 元

一 活 禁 品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因为缺少雨水，大地上干燥的很。七号公路的远处扬起了一溜黄尘——一辆黑胶车开过来了。

开车的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青人，粗黑的眉毛下面生着一对明亮的眼睛，他紧皱着眉头，并用牙咬住下唇，好象沉思着什么。他的确是有心事。这个年青人经常用职业的方便，冒险把禁品送到“上司”绝对不准许的地方——“解放区”。往日他送的是药品、油印机、腊纸、照象器材一类的东西；今天车上载的是一个活人！怪不得青年人全神贯注，格外紧张，他是要把这个“活禁品”——一个三十多岁的少校军衔的军官——运往目的地。

公路边上突然响起枪来，汽车立刻加快了速度，接着猛一个急转弯上了小道。车上的国民党军官由于枪声的惊动，起初没有理会开车的，但不多时他就高声喊起来：“你往哪开？往哪开？”

“小声点吧，秘书：外边是八路军的伏击队，得绕弯儿！”司机小声说。

“你混蛋！胆小鬼！快给我上公路！”

“是。……从前面拐出去就是公路。”司机口里答应着，但仍旧按照自己的方向开车。……

軍官的火氣漸漸消下去了，為了安全起見，他歪倒在座位上。這正合司機的心意，他盡量把車開的穩當，使軍官感到舒服。……

越過一個小山坡之後，汽車猛然闔住，把軍官從座位上拽了下來。車門緊跟着開開了，那個年青司機握着手槍，朝着車里邊厲聲喝道：“下車吧，秘書先生！”

“干什么？”軍官迷迷糊糊的嚷了一聲，接着，楞住了。他看到了司機後面幾名士兵的袖章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個字。但軍官並沒有屈服，他狠狠的咬着牙罵道：“兔羔子！你——”

“住口！”司機揮了揮手，士兵們一擁而上……

一切都很清楚了，原來汽車已經開到了我軍某部所在地，那個年青的司機是我們的偵察員，名字叫劉和。

二 父 亲

偵察科長宋山把劉和領進自己的屋子，笑嘻嘻的拍了拍他的肩膀：“真能干！任務不折不扣的完成啦。好，現在休息吧！這個床是給你預備的。”

“我不累。”

“不累？沒有的話，已經熬了兩天兩夜啦！”宋山把劉和擁到床上，又給他倒上一杯開水，而後鄭重其事的說：“好好休息吧，審訊工作由我們來做。”說完，輕輕的走出屋子，並特意把門關好。

刘和躺在床上，心里轻松的很。但不知怎么的，他翻来复去睡不着，只好起来喝几口水，看看“前线快报”。他很快被这几张油印的小报吸引住了。他在一张最近的快报上发现了父亲的名字。原来父亲就在这一带工作，是一个模范医务工作者，快报上登载着他的模范事迹。慈祥的老人的形象，立刻浮现在刘和的脑海中了，他的心咚咚的跳起来。因为他由此回忆起了往事，想起了惨死的母亲。……

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时刘和才十九岁，已经读完了高中。父亲是开小药房的，并且附带给人看病，母亲做他的助手。一天夜里，母亲外出了，忽然有一位身材高大的人闯进药房来，这人在父亲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父亲的脸色马上变得惨白，并且表现得很不冷静，立刻就要向外走。大个子连忙拦住他：“不能去了老刘，已经晚啦！……现在要服从组织的决定，马上转移！”

父亲呆了半天才低声而坚定的回答：“好，我马上走！”刘和清清楚楚的看到，父亲说话时，眼里涌出几颗泪珠。父亲匆忙的收拾了一小箱东西，而刘和连自己的书都没来得及整理，就在大个子的催促之下，跟父亲一同离开了家。

父亲把刘和带到他所不了解的地方——解放区。过了好久，他才告诉刘和，母亲已被国民党的特务杀害了。原来刘和的父母是以开药房当医生为掩护，做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告密，那天晚上母亲被捕了。如果不是那位大个子冒着危险及时送信去，父亲也就难逃出特务们的魔掌了。

不久，父亲要去前线做随军医生，刘和要跟他一同去，

他没有答应。刘和至今还牢牢的記着临別时父亲鼓励他的话：“孩子，你現在还很幼稚，羽毛还没长好，需要很好的向同志們学习，等将来你的翅膀长成了，一定能够到处飞翔！”

二年后，刘和真的飞翔起来了。在党和同志們的培养帮助之下，他很快就成了部队的优秀汽車駕駛員。刘和开起車来，迅速而灵巧，在几次向前綫赶运枪械、食粮时，表现得英勇頑强，在被批准为共产党员的同时，他进了偵察学校。

通过某种方式，刘和于一九四七年一月，打入了敌人的汽車連队。而他的一手開車的絕技博得了长官的賞識，因而順利的被提升到司令部開車。自从从前两个月，我軍摸掉了敌人七号公路上的两个据点之后，他便利用这种职业上的方便，担任我軍第七号公路特別联络員的工作。

刘和回忆着以往，更加想念年迈的父亲，恨不得馬上見到他老人家。他决定立刻去探望父亲。并去告訴他最近的喜事：儿子已經結婚了，并且已經有了一个胖小子。刘和穿上从宋山床上翻出来的一件軍服，还换上了床下面的一双破了前头的布鞋，象孩子一样闖出去……

不巧的很，赶到父亲工作的前綫临时医院时，老医生已出去給人看病，家里就留下一个药剂师。药剂师瘦瘦的，穿着带补釘的白色工作服，哼着农村小調，用天平称着药粉，又把药粉分成小包，他对客人漠不关心。

刘和在屋里等了好久不見人来，便急促的写了一封便信交給药剂师：“我不能等啦，同志，聽你轉告一声吧，就說刘

和来看过他，还有封信。”

药剂师一听是刘和，就象被针刺了一下似的，猛然站起来，热情的握住刘和的手：“原来你是刘和同志！我知道，你是刘院长的儿子，请等一等，他很快就回来……请坐，请坐，我给你倒水。”

“不能再等啦，我还有事情。”刘和诚恳的跟药剂师握手，匆忙向他告别。

他刚一出屋门，药剂师的脸便骤然阴沉下来，眼睛四下扫视了一番，接着偷偷的拆开了刘和留下的便信，小声嘟念：“……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已经提前与兰英结婚，您已经有了一个刚满两个月的小孙子了。我一切顺利，切勿惦念。儿，刘和。”刘和：好小子！药剂师象耗子一般溜到院长办公桌子前面，拉开靠左边的一个抽屉，很熟悉的翻出一本影集，鬼鬼祟祟的撕下了一张照片。还可以认得出，照片上是年青的刘和站在汽车前面。

刘和一进参谋部办公处的屋门，就愕然的站住了：参谋长正向穿着一身国民党军服的宋山布置任务。刘和一进来，他就停止了讲话。宋山严肃的向刘和说：“你不应该擅自离开岗位！”

刘和象个姑娘一样低下头。

“我不相信，这样一个不遵守纪律的人，能够做你的助手，特别是去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务。”参谋长说。

刘和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他觉得脸和脖子都象火烤的一样；他后悔极了，刚才不该一时感情冲动去探望父亲。

宋山虽然对刘和严厉，但心里却喜欢他的勇敢和聪明，因而替他辩解：“这次让他跟我一同去吧！他熟悉地形，因为这个城市是他的家乡；此外，他开车开的很好。……”

刘和明白了，马上就要出发去完成新的侦察任务。

参谋长在屋里徘徊了好久才站下来问刘和：“你到什么地方去啦？”

“到前线临时医院。”

“去看什么病？”

“不是看病，是想去看看我的父亲。”

宋山连忙向参谋长说明：“他父亲就是刘志刚同志，他们三年没见面啦。”

“噢，志刚的儿子！”参谋长高兴起来，很关怀的问刘和：“见到你父亲没有？”

“没有，他很忙。”

“是啊，他忙得很。”参谋长说着转向宋山，“好吧，我同意你带他去，不过他必须严格遵守纪律！”

“我保证不再违反纪律！”刘和象发誓一样说。

“那就好。”参谋长笑了，“我们继续来谈这次侦察任务。根据九号的报告，敌人在这座城市的周围修筑了一种梅花形母子堡垒，他们用这种方法把各个堡垒和各防御阵地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我们进攻中的困难。你们的任务是进入敌人的重要阵地，详细观察敌人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和母子堡垒之间、各阵地之间的关系。……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如果能够完成，我们就能提前拿下这座城市，

更重要的是敌人的四个整編师的退路会完全被我們切断！”

宋山象以往接受任务一样，站起身來說：“坚决完成任务！”

三 特派員

太阳偏西时，黑臥車又順着原道开上了公路。宋山一面开着車，一面向坐在后面的刘和介紹了这项偵察的目的。原来刘和俘虏来的那个軍官，是敌人战区司令的私人秘書。刘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趁他出差的时机，把車开到我軍某部所在地。我軍參謀部本想从这个家伙口中探听一下敌人某一战略城市的設防状况，沒想到他不肯吐露真情，連他这次出差的任务是什么，也是絕口不講。

经过周密的研究，參謀部决定派宋山亲自到这个秘書要去的地方——位于敌人整个战区东部的一个战略城市——进行一次偵察。

刘和听完宋山的介紹之后，不多久便睡着了。是宋山讓他睡的，因为他两天两夜沒合眼了。待到宋山叫醒刘和时，天色已将近黄昏，从汽車前窗上向外看去，嚟嚟的可以望見远处城外崗卡上的哨兵了。刘和跟宋山换过座位来。他开了沒有一分鐘的車就被哨兵迎头拦住了。

刘和推开車門，气势凶凶的跳下来向哨兵問道：“干什么？”

“奉城防司令部的命令……”

“什么城防司令部！你看这儿贴的什么？”刘和傲慢的打断哨兵的话，指着汽车前窗上贴的证明喊道：“战区司令部，你们的顶头上司！”

拿旗子的哨兵打了个寒战，连忙闪开路。等汽车开过去时，他跟在后边，追着看了看汽车号码。

“一一〇四九”他这样咕嘟着，以便记牢这个数字。

宋山、刘和进城之后，把汽车一直开向市中心，停在“中外宾馆”门前，而后，大搖大摆走进楼上的头等房间。当天他们什么事情也没办，大吃大喝一顿之后，很快就卧床休息了。

第二天清晨，一一〇四九号汽车满城活动起来。宋山、刘和凭着一身中校军官服和一辆贴着“战区司令部”证明的汽车，不到三小时的工夫就連續“视察”了七个重要阵地，并拍了二十多张照片。到中午十二点多鐘时，他们又回到宾馆里。他们的计划是：在宾馆饱餐一顿，而后再以同样的方式进一步偵察，争取四点钟以前出城。然而事情并不完全按照人们的计划发展，正当刘和、宋山兴高采烈的吃午饭时，一个穿灰色长袍、戴呢子礼帽的中年人突然闖进来。这个人高高的颧骨，尖尖的下巴，鑲着滿口金牙。刘和一眼就認出这是到战区司令部开过会的敌城防司令部情报处长，老牌的軍統特务。刘和心里一阵紧张，他悄悄的将手伸进褲袋，握住手枪。

但来人并没有战斗的意思，而是很有礼貌的脫掉帽子，向宋山微微弓身，笑咪咪的說：“請特派員原諒我的冒昧，

为了要见到您，我几乎找遍了全城。……”

“你是哪一部分？找我有什麼事情？”宋山輕蔑的瞥了來人一眼，照常吃自己的飯。不過，“特派員”三个字使他感到很納悶。

“奉城防司令的亲口命令，來請特派員商談要事。”

宋山沒有預料到城防司令來請，更沒有預料到自己要做“特派員”，可是現在半分鐘也不能猶豫。他順着對方的意思說道：“是啊，我本來打算今天就去拜訪司令的，可是因為公事忙沒有去成。”

“是的是的。”

“司令的意思是今天就去嗎？”

“司令想馬上就見到您。”客人臉上現出很勉强的笑容，“他的專車就在外面。”

“好緊呀！”宋山心里想，他神氣十足的看看手表，回答道：“好，你去做準備吧，我吃过午飯動身。”

“是。”長袍子轉身退出屋子。

等到他的腳步聲遠去之後，劉和低声對宋山說：“這是情報處處長，我認識，他到戰區司令部開過會！”

“唔？”宋山愕然的放下餐具，站起身來，走向窗口。他朝大樓外面看了看，果真有一輛深藍色臥車。“難道說七號公路上的秘密被敵人發覺啦？”宋山自言自語說，“不會，敵人根本不知道我們摸掉了他們七號公路上的兩個據點，更不會想到在那兩個據點里面，穿着國民黨軍服的士兵是我們的人。……”樓梯上响起了腳步聲，宋山趕緊低声囑咐劉和：

“要沉着，要随机应变，見机行事！”随后走向穿衣鏡，整理自己的衣服。刘和也連忙把手枪和照象机收好。

处长又出現在門口了，他恭敬的向宋山說：“刚才司令来电话，請您立即动身。”

下午一点鐘，两輛汽車一同开进了城防司令部的大院。情报处处长把宋山引进米黃色的司令部大楼，刘和一步也不离的跟在后面。

肥胖的、滿面紅光的城防司令出現在客厅門前了。这个残暴粗野的长官，今天忽然变得文雅起来了，一見面就称“老弟”，还跟宋山握着手一同走进客厅。

刘和却被情报处长阻止在門外面了：“你在外面候一候吧。这个給我。”处长毫不客气的把刘和手里的皮包拿过去，并且“呸”的一声关上了客厅門。

刘和紧貼着牆站下，想听見里边的动静，但因为客厅的門紧紧关闭，只是公務員进屋里倒茶时，才听見司令說：“盗卖軍粮……三姨太太……”几句前言不接后語的話，别的什么也听不見了。刘和无事可做，心里又悶的很，便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当他来回走了两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絕妙的机会——司令办公室的門沒有鎖，而走廊里又空无一人。刘和敏捷的溜了进去。他一進門就看見了迎面挂着的那幅城防地图，地图上划滿了各种标记，其中有許多排成梅花形的圓圈。毫無疑問，这就是那种“梅花母子堡垒”了。刘和关上門，拿出照象机，毫不客气的拍了下来。轉身又看見桌子抽屜沒有鎖，抽屜上还連着鑰匙。刘和走过去，輕輕的把中間的抽屜

拉开。可巧里面放的是“全城梅花形堡垒施工蓝图”。刘和真是喜出望外，他刚要动手时，忽然被一张白色道林纸片吓住了。道林纸片上划着红色箭头和蓝色箭头，箭头下面注着“‘一一〇四九’活动方向”几个字，刘和不觉吃了一惊。“一一〇四九”正是他的汽车号码；而蓝箭头指着的方向正是他们上午的侦察路线；刘和马上觉得这间房子充满了恐怖，就好像有人已经暗暗的监视着他的行动一样。这时，写字台上的电话机子突然响起来，刘和急忙关上抽屉，向门那边跑去。但已经迟了，副官推开了门。刘和只有顺势躲进门后面，屏住呼吸暂避风险。

副官走到写字台前，拿起电话筒听了听，说：“司令有要事，一小时以后再谈！”而后机械的放下电话，并锁好抽屉。等副官出去并随手关上门，刘和才松了口气。但这时却又听见“哗啦”一响，小副官把门锁上了！

刘和拉拉门，门被锁得紧紧的，唯一出去的办法是跳窗子啦，可是，在离窗子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固定岗哨，哨兵依着花园旁边的一棵杨树，眼直盯着司令办公室的窗子。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过去了，哨兵象根本桩一样，连动都不动。刘和心慌了，满屋转起来，就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然而他毕竟是一个侦察员，很快就又镇静下来。他想起了宋山经常对他讲的话：“当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更需要有百倍的镇静和沉着！”刘和猛然一挥手，就象找到了开门的钥匙。他回转身来，大胆的掀开窗帘，推开窗子，大有所感的赞叹起来：“多美的花园呀！喂，弟兄，过来抽烟

吧！”

警卫果真被他唬住了，背着枪走过来，伸手接过刘和递给他的香烟。刘和又把打火机给他，然后洋洋得意的坐到窗子上，从外面把窗子关好。警卫贪婪的抽烟，根本没去注意刘和的行动。

“这个花园真美呀！在这里站岗可真不错。”刘和说着从窗上跳下来，接过自己的打火机。

“就是站的时间太长。老弟在哪部分？”

“哈，我是战区司令部的汽车司机，跟特派员一块来的。”刘和说着傲慢的看看手表，向警卫打个招呼：“忙着老兄，我到那边溜溜。”

警卫羡慕的望着刘和的背影，而后又仔细看看手里的香烟，摇摇头，自言自语的说：“战区司令部的司机，……好差事！”

四 新情况

宋山、刘和离开司令部大院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五十分了。汽车一出大门，刘和就向宋山报告了拍照城防地图的危险经过，并且认真的讲述了那张奇怪的道林纸片。

“真是城防地图吗？”宋山对道林纸片并没有惊异的表现，对刘和摄的地图却非常关心。

“是真的，上面还有梅花形的标记——现在出城吗？”刘和始终没忘道林纸片。

“不出城”。

“敌人已经盯上了咱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划在道林纸上啦！”刘和以为宋山没有听清楚他的报告。

“把车开慢点，刘和，咱们在车上谈谈。”

刘和放慢了车速，宋山干脆跨过靠背，坐到前面来。他不慌不忙的对刘和说：“敌人是盯住了我们，但他们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共产党的人。……我已经弄清楚了那个秘书出差的任务，他是奉战区司令的亲口密令来查办盗卖军粮案件的，看样子战区司令是想独吞这笔赃款，所以才派自己的私人秘书来。可是他没想到，盗卖军粮的主谋人就是这个城市的防守司令和那位情报处长。这就是情报处长亲自拜访我们的原因。”

“怎么知道他们是主谋人？”

“这就是证明，瞧，第一次见面的礼物！”宋山拿出一个牛皮纸包来，打开之后，里面是黄澄澄耀眼的东西——金条。”

“原来是为了这个才监视我们，真无耻！”刘和心里解开了个疙瘩。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有利条件，跟他们周旋两天！”宋山说着，握起了拳头，全身都充满了力量。他又靠近刘和：“把车开回宾馆，你马上步行去找11号联络，请他立刻发电报给参谋部，报告我们掌握了有利条件。再请他转告9号，今天晚上到宾馆来帮助我们。”

刘和用点头的方式回答宋山，眼睛一直注视着前方。

沉默了好久之后，宋山又很和藹的向刘和說：“办完这些事情以后，你可以回家去看看你的亲人。”

“我坚决遵守党的紀律，現在還不想家！”刘和認為宋山是在考查他的紀律性，臉紅了。

“同一趟家吧刘和，經過允許就不是違反紀律。”宋山看出了刘和的心思，用輕輕的聲音向他解釋：“就用你的家作臨時聯絡站，賓館里太不方便。”

刘和会意的点点头，并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刘和虽然是当地人，但今天对自己居住过很久的城市却感到陌生了。大街小巷上，到处是防禦工事，戴着美式鋼盔的宪兵在街上巡邏。一陣陣的狂风吹起馬路上积存已久的尘土……城市里一切都是混亂的、无生气的，一切都象征着即将到来的激战。

走过几条馬路，找到了一個小表鋪——福記鐘表修理店。刘和推門进去了。旧玻璃柜台里边坐着一個十二、三岁的小孩，是一个机灵鬼。他一見刘和进来，便恭敬的站起来問：“修理表嗎长官？請坐。”又轉过头去向里屋喊：“来修理表啦爷爷！”

一位老人走出来，看样子有五十多岁了，上額长滿了皺紋，斑白的头发，稀稀的长胡須，穿的是普通的中式衣服。一看就是个慈祥而善良的老人。老人用滿面笑容迎接顧客：“修理表嗎老总？”

刘和不說話，只把手表摘下来遞給老人看。

老人戴上放大鏡，仔細端量刘和的手表。